

悲鸣身世

◎吴晋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悲鸣身世

吴 晋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鸣身世/吴晋著.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225-03282-5

I. 悲…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9815号

悲鸣身世

吴晋 著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策划: 方八另 龙国强 陶雄起

印刷: 长沙市开福区山君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mm X 960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62千字

版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5-03282-5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序

青春的挽歌

青春是最可宝贵的。青春代表着力量、热情，代表着希望和未来。如果说青春是一首歌，每一代人的青春之歌，其曲调和旋律总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时代旋律的明快与否，社会环境的或优或劣，决定了青春之歌曲调的明亮或灰暗，快乐与悲怆。

经历过十年文革的那一代人，青春布满了伤痕。也有众多的文学作品记录了那个年代青春的被摧残与湮灭。从卢新华的《伤痕》到叶辛的《孽债》，伤痕文学为我们留下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录，使我们通过阅读反思那个年代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与心灵的创伤。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前进中，曾经那一段历史似乎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我们已经很少能在当今的文学作品中再看到那个时代的伤痕了。然而，吴晋先生的长篇新作《悲鸣身世》再一次旧事重提，故事将我们带回了曾经的那个年代。我们蓦然惊觉，发现那个年代留下的伤痕，在今天依然无法愈合。一代人青春的湮没并没有结束。在冥冥之中，一种罪恶的力量还在湮没另一代人的青春。

很多年前，中学老师柳立国被错划成右派，带着妻子和女儿下放农村改造。由于不堪折磨，柳立国和妻子叶雅芳相继去世。女儿柳璐璐为了回城指标，被当时的公社书记唐自鸣玷污。柳璐璐悄然生下了女儿柳晓。多年以后，柳晓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了学校的危房改造，与已升职为县委副书记的唐自鸣有了接触。唐自鸣对年轻貌美的柳晓心怀不轨，又伺机玷污了柳晓。唐自鸣得知真相后精神错乱，柳晓也离家出走，不知所踪……这个关于两代人



青春湮灭的故事,是一个有着特殊时代背景的悲剧,展现了人性与非人性之间的抗争,发人深省,同时也大胆地揭露了社会中的阴暗面和人性的恶。即使如丧尽天良、禽兽不如的唐自鸣,也有他人性湮没的原因。当年他为了找到一棵庇护自己的大树,而娶了市委书记郭奎有智障的女儿秀秀为妻,致使自己一辈子婚姻不幸福,从而人性扭曲,变本加厉地猎取年轻貌美的女人。唐自鸣是柳璐璐和柳晓悲剧的制造者,他自己的人生更是一个悲剧。

看到柳璐璐和柳晓两代人青春的湮没,我们会更加痛恨唐自鸣这样变态的催花者,会激起我们对于能产生唐自鸣这样的人的社会环境进行改造的愿望。只有当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的时候,青春之歌才能轻舞飞扬。阳光下难免会有阴影,但人性的正义必然战胜邪恶。

汤泽培(民主促进会湖南省副主委)

2008年7月

引子

槐阴市精神病医院，进进出出的人比往常骤增。

第一病室挤满了人群。一位新来的男精神病患者两手紧抱着脑袋蜷曲在病室一个角落里。

“你是谁？”一位患者走到他跟前，踢他的屁股。

他一动也不动。

顷刻，他松开双手偷看一下室外的人群，赶紧又抱着脑袋缩进脖子里。

“站起来。”第二位患者从背后抱起他。

他用一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不敢看室外。

“手放开。”第三位患者把他的双手掰开。

“看他的鸡。”“脱裤子。”“脱！”“脱！”几个患者围着他叫。

“呵！我要出去。”新来的患者抱着头满室乱窜，“放我出去。”喊声惊天动地。

“出去不好玩，这里好玩。”第四位患者走到新患者跟前。“你看，这里好多小姐。”

“小姐，女人，这里全是。”第五位患者用手到处指指点点。

“女人，女儿，女儿，女人，嘿嘿！”新患者终于说话了。“你是我的女儿，我的女人。”他指着室外的人群。

“不，女儿，不是女人，”第六位患者指着他。

“不，女儿，是女人，我的女人，”新患者也指着他说。“还是你的女人。”

“你不是人。”第七位患者骂道。“女儿就是女儿，不是你的女人。”

“他是老虎。”第八位患者指着新患者说。

“不，我不是老虎，我是猫猫，嘿嘿，嘿嘿嘿，猫猫。”

室外人群中一位白发老姬挤出人群。“悲哀，真是悲哀呀！”

盛夏。

太阳非常狠毒，把整个空间变成一个馒头蒸笼。人在蒸笼里又热又闷，浑身被汗水浸透，又粘又糊，像在糖水罐里泡过似的。有时还要张开嘴出气。飞鸟也不敢出林玩耍。只听到“知了”此起彼落，鸣叫不断。时紧时缓，时停时起。石板路像块烧红的烙铁，人光着脚踩上去，立即会跳起。

田野的稻子染上金黄色的头，往下垂着，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主人赐给它们的末日——一刀割了。田野被风吹过，一汪绿色的海洋，泛起碧波，逗人甚是喜爱。

瓜藤果叶都晒蔫了，呈现着死灰色。

池塘里水面上浮起一层薄雾，逐渐地往上升腾，到一定的高度，渐渐地扩散、淡化、消失。

亘古就将恶人比成猛兽，沿袭至今。我们写那些恶人恶行时常说：“你这个畜牲。”其实，人一旦变成



恶人，他还不如畜牲猛兽。人们常说，虎毒不食子。可人呢？远古就有易子而食之说。自己的儿子都能噬，还能有什么不能下咽呢？所以，人比猛兽更丑恶、更毒辣、更卑鄙残忍。

2

柳晓家，离火车站将近二十里。一条沙土乱石混合的乡间小道。晴天一路烟尘两个小时可以到。下雨一路泥水，一脚踩下去陷进很深，拨出腿来还要费力气，三四个小时也难到。

这天。天气晴朗，太阳像一床白网撒在空中，网着整个空间。

一位姑娘下了火车，正沿着这条小道赶往家中。

农民忙着割早稻，插晚稻。打稻机有节奏地响个不停。在它拖过的后面，留下两溜整齐的稻草线儿。接着这稻草像仙女散花一样撒遍满田。

犁田的拖拉机咕嘟咕嘟地满田欢跑。跑完这丘，又跑那丘。跑过之后，仙女撒下的稻草不见了，呈现出浊水汪洋一片。纵横交错的青苗整齐地排着队列，满垅满町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微风吹过，泛起微微的绿波。

一位老大爷，头发斑白，额头上堆满皱纹，一根根粗筋暴起。瘦削的脸呈蜡黄色。眼睛深陷，却炯炯有神。颧骨突起，面部消瘦仁慈。脚上穿着褪了色的黄色解放鞋，急急忙忙赶路。手里掂着两个装得鼓鼓的小食品袋，手不停地擦拭脸上的汗水。

中午，垅里、町里，干活的人都回家歇凉了。

离大爷的家大概还有两三里路，有个山坳，他想赶到那里找块树荫乘下凉缓口气再走。

3

“不好！”

快走近山坳时，大爷惊叫一声，赶紧跑过去。

“姑娘中暑了！”大爷惊叫。前后无人。

“怎么办！”大爷急得原地打转转。

“不能耽搁！”大爷马上作出决定，放下手中的食品袋，用右手托起姑娘，自己弯着腰将姑娘贴在背上，然后用双手撑在膝盖上慢慢拱起，反背着双手

拉住姑娘的两只手，半扛、半拖，时停、时走回到家里，放在板床上。

大爷解开食品袋，拿出草纸包成三角形的一包白糖放到饭碗里，从水缸里舀了一勺冷水倒进饭碗里，将白糖泡上，一勺一勺地将白糖水浸进姑娘嘴里。

“这是多好的姑娘。”大爷不由赞叹着。“眉清目秀。”

半个小时后，大爷一手提着渔网，一手拎着一条约有两斤重的草鱼从外面回来。

“哟，人呢？”大爷走进屋里，不由大吃一惊。于是房前房后找个遍，却不见姑娘人影。

大爷很为难，这人哪里去了呢？不会有人乘机把她背上山了吧！这青天白日的。

大爷想起一个月前的星期五下午，一位女学生从学校放学回家，因为火车晚点，快近黄昏时才到山坳，被人绑架，用麻袋扛进后山洞里奸污了。第二天早晨，这个女学生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

后来，这位女生再也没去上学，就疯疯癫癫，只会傻笑，最多说上一句“好害怕。”她父母身体不好，家庭困难，看着女儿这个样子，只知道心里急，拿不出个办法来，左右邻居也帮不上忙。

大爷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颤，二话没说，锁上房门，拿着手电筒，急着走出家门去追。

姑娘被背到家里，咽下几口白糖水，暑气慢慢降了。不久，她醒过来。

“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躺在这里？”一看，姑娘不知所措，害怕起来，撒腿就往外跑，还生怕后面有人追她，连头也不敢回。

她跑累了。慢慢地停下脚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转过身往后看去，看不到屋了，她才放下心来。

姑娘心里纳闷。

自己下了火车好好地往家里赶，为什么会躺在别人家里，这里的原因她搞不懂。

难道自己晕倒不醒人事？她心想。不会，怎么会晕倒呢？这绝对不会的，她又这样回答自己。

既然不可能晕倒，怎么会躺在别人家里呢？她越想越糊涂。

不是晕倒就是被人绑架。她心里又闪出这个念头来。不由自己摸摸头发，没乱；摸摸上衣纽扣，没掉；还想到自己最隐秘处的感觉，下意识地摸摸



悲
鸣

身
世

裤裆，干干的。这一切迹象正常，不像被人绑架。

她知道，坏人绑架，不是寻仇，也不是觅财，而是劫色。没有被劫色就不是被绑架，她大胆地给自己这个念头作个了结。

再说，真是被绑架，自己哪能轻而易举地跑掉，而且后面没有人追赶。

姑娘仔细思考分析后，最后得出结论，是晕倒了，被好心人救了。

4

别人救了自己，就这样不辞而别，太不识好歹，不讲良心。

不能这样做忘恩负义的事，她想。说不定恩人现在正到处寻找自己呢，于是，她转身往回赶。

大爷出了家门，直奔山坳树林，来到石洞口用手电筒往洞里边直照。

“姑娘！”大爷大声地在洞口呼叫。

他尖起耳朵听洞里有没有反应。他很想听到从洞里传出来“我在这儿”或者“救命呀”的回答声。

没有，什么也没有听到。

大爷又急切地往他处寻找，一路呼叫。

一连找过几处，都没有结果。

怎么办！大爷头一晕，一屁股坐在地下。双手托着脑袋发愁，心急如焚。

“大爷，你不舒服？”姑娘来到大爷跟前。

“我家里丢了个人。”大爷悲哀地说。

“呵！丢了个人！”姑娘感到惊讶。

“你别急，我帮您找找，大爷。”

大爷猛抬头，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他的跟前。

“可找着你了，姑娘！”大爷高兴极了，满盈热泪脱眶而出。“都把大爷急坏了。”说话声音打着颤。

“大爷，您这是……”姑娘犹豫起来。“对不起，我不认识您。”

“噢！不要紧，我认识你就行了。”大爷抢前一步，抓住姑娘的手。“走！跟我到家里去。”他撒腿就走。

“不！大爷，我不能跟您走。”姑娘甩脱他的手。“对不起，我要去找人。”姑娘很焦急。

“姑娘，别急，你现在不必去找他了。”大爷喜笑颜开地看着她。“你看，他

现在不很高兴吗？”

“大爷，您！”姑娘惊异的眼光看着他。

“到大爷家里吃鱼去，看大爷的手艺。”

姑娘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位大爷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乐观，慈善，姑娘心里不胜感激。

“感谢大爷救命之恩。”姑娘怔怔地站在原地深深地向大爷敬了个大礼，紧紧握住他的手，热泪盈眶。

“你们这些读书人就是爱讲礼套。”大爷说。“中午太阳大，到大伯家歇歇脚，躲躲太阳吃过饭再走，不会耽搁回家的。”

大爷领着姑娘，一前一后回到自己家。

大爷忙着杀鱼做菜，柳晓帮他添柴烧火。

“我叫柳晓，家住塘古村，大学刚毕业。”柳晓开始作自我介绍。

“大爷，您这鱼挺好吃，很甜很鲜，比城里的鱼好吃多了。”她一边大口大口地吃饭，吃得高兴，话也说得起劲。

“那当然，我这鱼是青草喂大的，城里的鱼是吃饲料和大粪长大的呀！”大爷说话的声音像铜铃般的响。“小孩子吃到我的鱼呀，个子长得快，小姑娘吃到我的鱼呀，长得格外靓，人也更聪明。”

突然，柳晓收回正往菜碗里伸的筷子，神色紧张起来。

“怎么啦！姑娘，鱼很辣吗？”大爷看到她的神色关心地说。“不要紧吧！”他夹一块白米饭往姑娘嘴里一塞。

“把饭吞下去，吞下去。”他催促着她。

不一会，柳晓将嘴里的饭使劲地往肚里吞，眼泪都噙了出来，她慢悠悠地回答说。“下去啦，不要紧。”

5

“姑娘，你爸爸妈妈一定是读书人，很能干吧！”大爷很羡慕地说。“要不，哪能培养出这样好的姑娘来。”

柳晓不禁一惊。自己长这么大还没见过爸爸是啥模样，也没叫过一声爸爸，只听妈妈说过爸爸早死了。

柳晓没有回答，只是含着眼泪，垂下了头。

“我只有妈妈。”好久好久柳晓才吐出这句话。



一个女人在这样一个年代里，没有丈夫，守着寡，培养着孩子，实在是容易啊！她要遇到诱惑不动心，碰到困难不动摇，还要忍受寂寞与孤独，熬过不眠长夜。大爷对柳晓的妈妈肃然起敬。

“姑娘，你妈真了不起。”大爷向柳晓伸出大姆指。“你妈叫什么名字。”

“柳璐璐。”柳晓顺便回答说。

蓦地，大爷像失去了什么，又好像得到了什么。他迷惘又明朗，痛苦又欣慰，愧疚又奈何不得。真是千头万绪，百感交集，心里面是苦是甜、是酸是辣已分不清。这五味瓶里装的不是五味，而是玉米糊糊，他一时呆了，筷子夹着一块鱼要送进嘴里都掉在了桌子上。

“大伯，您怎么啦，不舒服啊？”柳晓不安地问。“不要紧吧，要不，我送您上医院。”

“没什么，头有点晕。”大爷解释说。“姑娘，我想休息一下。”他径自走进屋里躺在硬板床上，两只眼睛盯着房顶。

残阳如血。

一位青年男人站在古庙门外举手敲响了庙门，里面没有反应。他又重重地连续敲了几下，里面还是没人开门，隐约听到有人抽泣。

“师妹，是我，请开门。”

门开了，师妹一下子倒在他的怀里，眼泪直往他身上淌。

“璐璐，你怎么啦！手续办好了吗？”李立国关切地问。

“他，唐书记他……”柳璐璐微微仰起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李立国扶起她往床上躺。

“呵！”李立国顿时惊叫起来。“血！”

柳璐璐的两条大腿上布满了血痕。

“畜牲，你这个畜牲！”李立国骂了起来。

……

“大伯，您好好休息，改天我再来看您。”柳晓走进里屋打了个招呼离开了李立国的家。

柳晓从打上大学以后，四年的大学生活只回过一次家陪妈妈过春节。几个假期都打工挣钱，很少有休息。

师大校园。新生陆续入校。

“老师，交费通知书上明明写了只交 5000 元学杂费，怎么还要加收 1500 元其他费用呢？”柳晓疑惑地向收费老师问。

“这是学校的规定，我没时间向你多作解释。”收费老师有点不耐烦。“下一个。”

后面交费的同学顶了上来，柳晓只好被挤出交费队列。

柳晓 5000 元学杂费亏妈妈筹集，最后还不够，托人向信用社贷款 3000 元。哪里还能够交出 1500 元其他费用呢？

柳晓挤出缴费处扛着行李往外走。

“站住！”后面突然有人叫住她。

柳晓马上转过身来，一位架着太阳镜的老师站在了她的跟前。

“交好费了？”

“没有。”

“为什么扛着行李往外走。”

“没钱交。”

“还差多少？”

“不差了。”

“不差了为什么说没钱？”

“你们没按录取通知书收费。”

老师愣了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柳晓！”

“柳晓，槐仁县状元。”这位老师马上反应过来，不能让她辍学，老师自言自语，一边用手机拨打电话。

“这样吧，你暂时交足 5000 元。”老师对柳晓说。

“其他费用怎么办，我家里可再拿不出钱来。”柳晓十分愁苦地问。

“以后再说吧！”老师很关切地回答。

柳晓失望地仍然扛起行李便走。

“你把它拿去交给缴费老师吧！”老师迅速从包里拿出个小日记本，在一



页纸上急忙写上几行字，然后撕下来塞在柳晓手里。“去吧，趁着人少。”

柳晓办完了入学手续，找到自己的宿舍与铺位，很高兴地躺在自己床上，双手枕着头，微闭双眼，激动不已。“争做优等生，报答学校。”

学校开晚饭了。柳晓刚被春风拂过的脸顿时又被乌云笼罩。

“没有就餐卡，卡值 600 元。”柳晓掏尽身上所有的口袋凑齐了 200 元，还差四百元。

“怎么办？”柳晓满脸愁云。

“饭不能不吃。”

“向同学们借。”

“都是陌生的面孔。”

柳晓沉浸在苦思之中。

7

师大旁边有一家排档，里面坐满了人。

柳晓信步走到排档，在吧台前仔细看“今日供应”牌。五分钟过去了，她还没选好自己该吃什么。

“喂，你要什么？”吧台小姐斜了她一眼。

“你不吃饭站一边去，别挡着别人。”一位粗壮男人挤进吧台人群，推搡着她。

在柳晓身上发生这些事情，她全然没有感觉。只觉得身子在慢慢移动，最后移动到她看不见“今日供应”牌的地方。

“呵！”柳晓突然发生惊叫声。她钻出人群，跑出排档，追到街上。

“有人抢包！”她站在街上拼命地呼叫，自己的脚像灌满了铅，一动也不能动。她头晕了，目眩了，这世界一时金光闪闪，一时漆黑一片，她的神情显得十分孤独无助的苍白，死死地抱住路边一棵杨树，慢慢地滑倒在地上。

行人经过她身边时也没有看一眼，都扬长而去。

街上，华灯初上，柳晓扶着树慢慢站起来，强打起精神让自己清醒。

包没了，缴费收据、注册单、宿舍分配卡、还有那 200 元救命钱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她脑子一片空白，嗡嗡直响，满头的冷汗直往脸上淌。

“呜……”她双手捂着脸轻声抽搐、哽咽，全身发抖，像背过气似的。

包丢了，可以再买一个，单据丢了可以申请补发，可200元钱能找谁补发呢？柳晓想。

其实200元钱算得个什么，还不够有人给小姐的小费呢。为什么柳晓却因失去了它而如此地焦躁与痛苦？正如一个人躺倒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里，陡然有个人给他送来一盆炭火，让他那块僵死的生命复苏。这个人如果没这盆炭火，他就要走进另一个可怕的世界。

这200元钱对柳晓来说不就是这雪地里的炭火吗？她现在仅有的200元都没了。她吃什么？人是铁，饭是钢，她能饿着肚子去上课？一顿不吃可以，一天不吃忍一忍也可以，两天呢？三天呢？长期呢？难道都可以不吃吗？柳晓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

再找妈妈增加妈妈的烦恼。

不找妈妈找谁呢？她想来想去还是去找昨天为她减免费用的那位老师。她来到缴费处四下张望。

老师不在那儿吗？她相信一定会出现奇迹。

老师出现了，她赶紧挤过去，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跟前诉说自己昨天的遭遇，倾吐自己的苦衷。

“我表示同情。”老师说。“只能这样。”

她失望了。

8

星期天，柳晓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校园，信步走进附近街市，东张张，西望望。

前面不远处有一堆人在围观。她赶快挤进人群，踮起双脚，伸长脖子从人的肩隙里边望，但她马上又挤出人群，走进一家酒店。

“小姐，我来应聘。”柳晓来到吧台。

“跟我来。”吧台小姐把她带到人事部。

柳晓在这家酒家找到了一份工作，被安排在娱乐部为客人上茶送水，月薪800元，下午6点半至晚上12点上班，还包吃住。

半个月，晚自习总不见柳晓，引起了辅导老师的注意。

夜深了，校园静悄悄，一切都在沉睡之中，白天的喧嚣与繁华消失殆尽。



悲鸣

身世

“看！那边走廊路灯下有人。”一位保安巡逻队员突然悄声地说。“走，咱们去看看。”三个巡逻员迅速通过花圃、绿地与塑像，绕过迂回的走廊。

“你好！”一位巡逻队员向路灯下女同学打招呼。

她无反应，仍然看她的书。

“请问你是新生吗？”另一位巡逻队员走近她，说话声稍微放大些。

说时迟，那时快，当她反应过来发现三位巡逻队员站在跟前，撒腿便跑，大叫一声“抓贼呀”！

第三位巡逻队员一个箭步上去，左手抓住她的肩背，右手捂住她的嘴。

“我们是巡逻队。”正当她要进行挣扎时，其他两位巡逻队急忙赶上去喝住她。

“对不起，我很快就回宿舍。”柳晓说，“请原谅。”

三位巡逻队员叮嘱了几句转身到其他地方去了。

“凌晨一点了。”一位巡逻队员提醒大家。

“我们换班的时间到了。”另一位队员说。

“走！我们回值班室。”最后一位队员催促大家。

“哟，她还在路灯下磨蹭。”一位队员有些惊讶！

“我们把她撵走。”另一位巡逻队员顶上一句。

“是呀！不然，我们就失职。”最后一位队员补充说。

三位巡逻队员悄悄地又来到她身后，只见她双手捧着厚厚的英语书贴在胸前来回踱着，微闭双眼，念念有词。

“哪个系的？”一位队员用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背。

“啊！”柳晓手中的书掉在地下。

“都吓死我啦！”当她转过身来发现又是他们三个，才吁了一口气，一边用手拍着胸脯。“怎么又是你们？”

“严重违反院规。”另一位队员态度十分严厉。

“叫什么名字。”第三个队员迅速拿出记事本和笔准备登记。

怎么能告诉他们的名字呢？她急了，撒腿就往女宿舍楼跑去。

“你的英语书。”一位队员从地上拾起英语书在空中晃晃。

“跑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另一位队员奚落地说。

柳晓停住了如流星的脚步，转身向他们走来。跑是跑不掉的，瞒也瞒不住，他们所要知道的书上全写清楚了。

怎么办！明天违纪牌上会出现自己的名字，自己成了违纪学生。

“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柳晓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站在他们面前接受批评。“以后我再也不犯了。”

他们被她的态度所感动。

“你要注意身体，在学校的时间还长着哩！”一位队员双手将书递到她手里。

“这样下去身体受不了的。”其余两位队员异口同声地说道。

柳晓蹑手蹑脚地溜进自己的宿舍，一头栽倒在床上。

这一夜，她怎么也没睡好觉。

9

星期天。

酒店老板来了几位朋友唱歌，领班把客人送进柳晓的包间。

柳晓用托盘托上几杯泡好的绿茶走进包间，蹲在茶几一侧，将托盘里的茶一杯一杯放在客人面前。

“请各位老板慢用。”然后半弯着腰退到门边，站直身子，双手环扣在胸前等候客人吩咐。

叶老板敲门入内，双手抱拳。“谢谢各位赏光。”

“嗨！叶老板，你真有眼福，仙女都降临在你身边。”一位朋友边说话，边伸出大拇指向叶老板示意。

“可不是，叶老板有这么好的摇钱树还愁摇不出黄金来。”另一位朋友说完端起茶杯用鼻子嗅了嗅，然后呷了口茶，嘴巴都喷得嘭嘭响。“嗨！真是美女配香茶，品来格外香。”他微眯着双眼。

“老板，外面有人找。”包间外的服务小姐敲门送话。

“望各位朋友多多捧场，小弟理当重谢。”叶老板向大家拱手告别。“今后，兄弟来到我这里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今天失陪了。”他匆匆走出包间。

包间里几双眼睛全都贴在了柳晓的身上。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最后就死死地贴在她那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的胸脯。一个个圆瞪大眼，嘴里不断发出啧啧的声音。有的扭过身子偏着脑袋瞧瞧她那高高翘起的屁股，更是让他惊叹不已。

柳晓在人场上是个生涩的青苹果，大差火候。她对包间里这股热闹劲、火红生活，竟没作出任何反应，只是不停地为客人添茶加水，一声不吭。客人